

2018年，国际舞台上，剧情变化纷呈，内部和外部显现“不确定”，让各大国在任领导人咀嚼滋味杂陈的一年。

这一年 国际政坛“五味俱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俄罗斯总统普京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美国总统特朗普

甜

→ 把握机会

面对世事变幻，面临周遭危机，机会或许来自地缘优势。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这一年让世界注意到土耳其对中东地区局势的影响力。

沙特阿拉伯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遇害，土方借这一事件，掌握与沙特和美国交换利益的筹码。美国政府宣布打算从叙利亚撤军，似乎有意让土耳其“接盘”美军在叙势力范围，让后者进驻叙利亚、打压库尔德武装，与俄罗斯、伊朗一同成为叙战后秩序安排的三大主导方。

韩国民意调查机构“真实计量器”12月27日发布韩国“年度人物”，总统文在寅登上榜首。桂冠不算耀眼，可算是他这一年“成绩单”的体面收尾。

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次会晤，同时充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金正恩之间的“传话人”，一系列文艺、体育乃至军事领域的南北“互动”为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营造氛围。虽然美方和朝方各有顾虑，无核化进程缓慢；对文在寅而言，释放善意、消融朝韩民众之间心理隔阂，是他力所能及的一项成就。在国内，对前总统朴槿惠、李明博贪腐案的审理，增加民众对文在寅政府的信任感。文在寅的最大遗憾，大概是金正恩没有在年内回访首尔。

酸

→ 承受压力

对“接受挑战”的领导人而言，“酸”的后味可能是“涩”，也可能是“甜”，考验的是智慧和平衡术。

弗拉基米尔·普京3月高票赢得俄罗斯总统选举。对他而言，2018年所面临的挑战不比往年少，俄方因为一名前间谍在英国“中毒”而遭受西方国家更多制裁，但他握有几张“好牌”，打得不错。

普京坚定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政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反对派武装，扭转叙政府在战场的颓势。这笔“投资”看似收获可期，尤其当特朗普年末宣布美国打算从叙利亚撤军，对俄方是“利好”消息。

西方因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而施加制裁，却没有能扭转局面；欧美力挺乌克兰政府，同样没有能避免乌方海军船只和人员在刻赤海峡遭俄方扣押。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作为七国集团会议的东道主，承受美国总统不少怒火。特朗普以美国市场为筹码，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延续2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求两国增加进口美国货，限制对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贸易协定”。

特鲁多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美国威胁随时抛弃协定，他不得不让步。特鲁多好似“委屈”，如果国家利益受制于他国，这种酸涩滋味恐怕会继续发酵。

苦

→ 自身难保

欧洲三大国英、法、德原本是捍卫欧洲价值观的“堡垒”，推动欧洲前行的“马车”，现在各有各的苦处，连累三国政府首脑自身难保，根源是“民意分裂”。

距离英国正式脱离欧洲联盟4个月，首相特雷莎·梅深陷执政党因脱欧方向分歧而爆发的“内讧”，12月挺过一次党内不信任投票，与欧盟谈成的脱欧协议难以在英国议会获得批准。追根究底，2016年夏天“脱欧公投”显现英国民意几近“五五分”，随着“脱欧”潜在影响显现，越发暴露各方思路不清、准备不足。

欧盟冷眼看待英国为“脱欧”手忙脚乱，它的“主心骨”却不再坚硬。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承受欧洲难民危机后果，组阁费时半年才尘埃落定，执政党在两场关键地方选举中遭遇失利，默克尔10月底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党领袖和总理，以回应党内和政界对她移民政策的批评。基督教民主联盟12月选出一名女性主席，德国持续13年的“默克尔时代”开始走向落幕。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上任时意气风发，发布对法国和欧盟的改革蓝图，却在2018年焦头烂额。“总统前保镖街头殴打示威者”丑闻仍未平息，11月中旬在巴黎等多个城镇爆发抗议调高燃油税的示威，成为中低收入民众对马克龙经济和社会政策发泄不满的渠道，构成马克龙当政一年半以来最大危机。

英、法、德领导人承受“内忧”同时，共同面临一个“外患”：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在不断“挑战”和“刺激”欧美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

辣

→ 破坏秩序

论“不怕刺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遑多让。

任期第二年，特朗普投下一颗又一颗“重磅炸弹”：单方面退出六国与伊朗签署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对伊朗制裁，以“连带制裁”威胁其他国家；向七国集团的盟友们催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费，不断威胁以抬高关税、退出贸易协定等手段逼迫贸易伙伴对美国“让利”；宣称美军将撤离叙利亚……

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坚持“要钱造墙”与国会民主党人争执不下，拒绝签署财政拨款法案，大约80万联邦政府雇员停薪、近四分之一联邦政府机构关门。

这一年，美国政府高层“换人”频繁，多因与特朗普理念不合，包括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麦克马斯特、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从叙利亚撤军”决定促使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辞职。

一些分析师推断，离职者与特朗普“不合”，并非不赞同“美国优先”原则，而在于实现美国利益的手段和方法：是奉行“孤立主义”、向盟友索取“保护费”还是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带头构建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多个地区维持军事存在和威慑。

运行良好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不需要“世界警察”维持秩序，只需要有责任心和合作精神。

■新华社电

